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二十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
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
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

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

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

徐廣曰還

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

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

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
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
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
去之其後二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
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
古作敕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
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
宗有雉徐廣曰一作鷁音嬌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

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
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

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
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

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

韋昭曰水外四周
員如辟雍以節觀

諸侯曰泮宮

張晏曰制度半
於天子之辟雍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

以配天

王肅曰配天
於南郊祀之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玄
曰上

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

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

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害

徐廣曰犬一作畎

周

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

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

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

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

衍

李奇曰廊音手山阪曰衍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

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時也而

雍旁故有吳陽武時

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

雍東有好時皆廢無

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

經見搢紳者不道

李奇曰搢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

作廊時後九年文

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

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

倉北也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

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

如淳曰野雞雄也呂后名雉故曰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野雞瓚曰殷聲也

云足句之辭

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居合葉神

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

昭曰在陳倉縣寶作廊祠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

而祠之故曰陳寶

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

百牢於廊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

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

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

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

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

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

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

封泰

山禪云云

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

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

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徐廣

曰在鉅平駟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佶封泰山

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

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應劭曰山

名在博縣晉灼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

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

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

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

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

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鄒上山也鄒音臚蘇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

淮之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

之魚

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鯨

西海致比翼之鳥

韋昭曰各有一翼不

比不飛其名曰鵲鵲

然後物有不名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

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鵠梟數至而欲封

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

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

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

視其掌

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

其易

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

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

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馬融曰旅

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

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

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狸首狸首者諸

侯之不來者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

而晉人執殺萇弘

皇覽曰萇弘冢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也

周人之言方怪

者自莨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

徐廣

曰凡去作密時
二百五十年

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

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

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

封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

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一百二十年

周之九

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

爾雅曰古陵太丘

而鼎沒於泗水

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

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

應劭曰螾蚯蚓也黃帝土位故

地見其神蚘大五六圍長十餘文章昭曰黃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為瑞

夏得木德青龍止

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蘇林曰流出也

周得火德

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

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

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服虔曰政上法

令也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

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

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

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稽

應劭曰稽禾稊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祖稽讀曰戛

晉灼曰菹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

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

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

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

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

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

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

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

齊以天齊也

蘇林曰當天中中齊

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

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

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

曰時

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

徐廣曰屬東平郡

齊之西

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

之萊山

韋昭曰在東萊長廣縣

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

山成山斗入海

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海不夜古縣名

最居齊東北陽

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

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

韋昭曰名衍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

及秦帝

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

門

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

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

化

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之也

依於

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

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

服

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

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

中

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爾瓚云世人相傳之

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舩風

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

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

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
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
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
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
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

服虔曰疑詐故考之
瓚曰考校其虛實

從上郡歸

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
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

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
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
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謗曰始皇上太山為暴
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昔
三代之君皆有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
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
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

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

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轂

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

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

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

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徐廣曰蒲

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伯莊曰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吳岳徐廣曰在

汧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

湫淵祠朝那

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麥反

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

牢具珪幣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

孟康曰以新穀祭

陳寶節來祠

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

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

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駢駒四霸產長水澧滂

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

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

比山川祠而無諸加

韋昭曰無車駢之屬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

嶧山

徐廣曰音先許反

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

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

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六小神

說不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

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灋漓有昭明天子

辟池於社毫有三杜主之祠

韋昭曰毫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薄縣是

壽星

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

李奇曰管茅也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

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

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

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

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禺龍

樂車一駒

漢書音義曰禺寄寄生龍形於木也

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

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

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

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

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絮臯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

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

其用如經祠云

服虔曰經常也

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

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云枌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灊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

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
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

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李奇曰猶官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

祠之如故

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

後四歲

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

鼎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
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
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

巫保族壘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

應劭曰先

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博求
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
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
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

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

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

張晏曰子產云
匹夫匹婦強死

其魂魄能
依人為厲

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卻立后稷

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

靈星祠

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
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

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

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

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

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宮不

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

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
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得何以饗此皆上帝
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
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馬車
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
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
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
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

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

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

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

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

故內赤

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

成紀

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

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

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

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

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

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

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

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

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

北舍謂陽谷以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

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字

韋昭曰字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曰一營字之中

立五廟

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

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

如淳曰二水之會

以郊見

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

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

安門

徐廣曰在霸陵驕案如淳曰亭名也

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

立五帝壇

孟康曰直值也值其立處以作壇

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

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

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

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

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

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

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

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一卷今直載徐義

今天

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厯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徵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
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
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
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
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
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

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

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
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
死而使黃鍾

徐廣曰音才志反鍾
縣黃縣皆在東萊

史寬舒受其方求蓬

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
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
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

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

徐廣曰澤一作皋

山君地長用牛武

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

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歲

獲一角獸

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
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
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
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
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
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夫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
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

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
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
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
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
則又作柏梁銅柱

徐廣曰元鼎二年時

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

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
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
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
壽宮神君最貴者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
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
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

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

子遂東始立后土

徐廣曰元鼎四年

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

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

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

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

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

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

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

而康

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

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
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
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
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
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
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
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

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思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

徐廣曰元年

鼎四年也

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

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
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
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徐廣曰武

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
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
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
不撻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
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
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
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

瞻暘有黃

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
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
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
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
之金鑄九鼎皆嘗亨徐廣曰亨煮也音殤曰上帝鬼

飭嘗以亨牲牢而祭祀

上帝鬼

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
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吳不
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

山

徐廣曰闕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

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

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

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

唯受命而帝者

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
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
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
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
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

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

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
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
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
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
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惠百姓非其道者
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請寒

徐廣曰一作寒

門者谷

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
鬣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龍鬣拔墮墮黃帝
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鬣號故後
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
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
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
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陔徐廣

曰階次也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

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

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

為醎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

白鹿居其中羈在鹿中水而洎之

徐廣曰洎一作酒灌
水於釜中曰洎音冀

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羈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

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

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

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
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
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黃帝始郊見太一雲陽
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
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
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
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

徐廣曰天官書曰
天極星明者太一

常居也斗口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三星曰太一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
冬公孫卿侯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
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
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
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
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

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
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
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
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
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

弦

徐廣曰瑟

及空侯

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

琴瑟自此起其

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徐廣曰古釋字作澤

然後封禪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

如

徐廣曰頻一作涼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

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
比德於九皇而頗採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
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
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
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
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緹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
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
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

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
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
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
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
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
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
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

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
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
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
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
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
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
蛇邱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
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

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
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
海上望冀過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
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
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
有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
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

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
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
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
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
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
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

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人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緹城

徐廣曰一

云如緹城氏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

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

徐廣曰在甘泉

置祠具其下將

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

有芝生殿房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

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

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

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

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

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

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

徐廣曰元封五年

而東登禮灊

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淳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

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

倫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
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
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

徐廣曰
常五年

一修耳今適二年
故但祠於明堂

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

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
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

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
冀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
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
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
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
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
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

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
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
屬焉夏漢改厯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
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
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
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
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
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
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
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
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
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
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
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

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

徐廣曰天漢三年

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

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眞
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
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
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
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
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

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集解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二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二十九

河渠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

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櫟櫟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

山行乘櫟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櫟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

以別九州

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厯龍門南

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雖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為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

韋昭曰湍疾悍強也

難以行平地數為敗

乃厠二渠以引其河

漢書音義曰厠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勃海

瓚曰禹貢曰夾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

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安功施於三

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

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韋昭曰五

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漢書曰鑿離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舟行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

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

事欲罷之母令東伐

如淳曰欲罷勞之
息秦伐韓之計

乃使水工鄭國

韋昭曰鄭國能
治水故曰水工

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狐口為

渠竝北山東注洛

徐廣曰出馮
翊懷德縣

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
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
秦以富疆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
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

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
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
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
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
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
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
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

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

徐廣

曰一云
悉衆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

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

韋昭曰音而緣
反謂緣河邊地棄地

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
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
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淳如

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章昭

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墳曰褒斜二水名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

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
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

南湯上汭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汭無限便於砥柱
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
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十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
果便近而水湍石

徐廣曰湍一作洄

不可漕其後莊熊罷言臨

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
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兵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

顏下

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

岸善崩

如淳曰洛水岸

乃鑿井深

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

璣曰下
流曰類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

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
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
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
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

柴少而下淇園之竹

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

以為捷

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

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

天子乃臨河

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

兮閭殫為河

如淳曰殫盡也閭謂州閭盡為河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

已時兮吾山平

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駟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

山以填河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

如淳曰鉅野澤使溢也

魚沸鬱兮

柏冬日

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曰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則衆魚沸鬱而滋

長也迫冬日乃止

延道弛兮離常流

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案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蛟

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

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

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

久不

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遶兮浚流難

舉長莢兮沈美玉

如淳曰舉取也莢草也音郊一曰莢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

河瓚曰竹葦經謂之莢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

河伯許兮薪不屬

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

楨石菑

如淳曰河決楨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楨柱也木立死曰菑

宣房塞兮萬福

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
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事者爭言水利朔水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
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
盤屋有靈軹渠引堵水徐廣曰
一作諸
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
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
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
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皇

徐廣曰一作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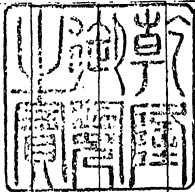
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

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

作河渠書

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史記集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

三十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黃其榮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三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于是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于是

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

一黃金一斤約

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

糴李奇曰稽貯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物

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糴字作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璣曰秦以

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

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

賈之律然井市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

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

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帝

時英錢益多輕

如淳曰如榆莢也

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

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駟案孟康曰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

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

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

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

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興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韋昭曰巨萬今萬萬

貫朽而不可校

如淳曰校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會

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

間其間則相踉蹌守間閭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故斥不得出會同
淳如

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居官者以為姓號
如淳曰倉氏庚氏是

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也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

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

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與

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

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

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韋昭曰孔羊孔僅之屬

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漢書音義曰鍾六斗四升

散幣于邛犍以

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

租賦不足以更之

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

乃募豪民田南夷入

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服虔曰入穀于外縣受錢于內府也

東置滄海

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

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

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

始于此其後四年

徐廣曰元朔五年

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

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

韋昭曰陳久也

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

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

滯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

命曰武功爵

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興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

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

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

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

樂卿

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

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

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而廢格

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

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

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治令明

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

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

稍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

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

往十餘歲河決觀

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

梁楚之地固

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

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

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

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

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
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于是天子遣
使者虛郡國倉廩

徐廣曰音贍

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

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

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

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

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

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

轉轂百數

李奇曰車也

廢居居邑

徐廣曰廢居者貯畜

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駟案服虔曰居轂于邑也如淳曰居賤物于邑中以待貴封君

皆低首仰給

晉灼曰低音抵距服虔曰仰給于商賈

冶鑄煮鹽財或累萬

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

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

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

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

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
鑄錢者多故錢輕

輕亦賤也

物益少而貴

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

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韋昭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

而姦或盜磨錢裏取鎔

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

錢益輕薄而

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

績

徐廣曰藻一作紫也

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

也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
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
百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
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
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于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
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
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更多廢免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于是除
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

林

韋昭曰欲令出馬
無馬者令伐棘

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

出擊胡

徐廣曰元
狩四年

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

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

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大農上鹽

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

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

與牢盆

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

浮食竒民欲擅管山

海之貨

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

以致富美役利細民其沮

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

史記音義曰徒計反

左

趾

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鐵官

鄧展曰鑄故鐵

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

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

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陞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

畝

李奇曰齊皆也

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

輅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李斐曰緡緡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

十算也詩云維緡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緡故謂之緡也

諸賈人末

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

于利重者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

率緡錢四千

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

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

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

如淳曰商

賈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

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

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

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

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使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于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于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

人漢書音義曰外縣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縣役之外得復除四

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輸

之助費天子于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

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

郎布衣屨而牧羊

韋昭曰屨草屨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

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

遷為成臯令將漕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

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于九卿

徐廣曰元

鼎二年時丙寅歲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

輸以通貨物矣

孟康曰謂諸當所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于他處

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

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

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

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

錢矣犯者衆更不能盡誅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

分曹循行郡國

服虔曰分曹職案行

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

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

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

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

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

初異為濟南亭

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虎皮幣問異

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

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

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

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

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

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縱

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

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

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

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

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徐廣曰元

鼎三 年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

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鑄錢官辦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鑄錢

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

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

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

瓚曰商賈

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徧天下中家以上

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

乃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
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
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
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
廣關置左右輔

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于新安東界

初大農筦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

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

漢用船戰逐

韋昭曰戰鬪逐也

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栢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沒入田

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

益新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大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徒奴婢衆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

如淳曰世世有

祿秩家

富人或聞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

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生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是

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

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

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

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

天子

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

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

如淳曰徼

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璜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

于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于邊縣也璜曰先是新秦

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

什一以除占繇用充伋新秦中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三歲

歸之也及有著息與當出繇筭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伋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璜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繇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繇不復取

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

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時

公

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
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
羌侵邊為桀于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
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
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
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
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

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

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

視其金多少也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

以戶口酎黃金于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乃拜式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

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

賈貴或彊令

民賣買之而舩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舩算事

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

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雋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

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

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

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

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

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

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

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

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
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
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
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
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

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
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
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
時極而轉

徐廣曰時一作衰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

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
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
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

管子有輕重之法

徼山海之業以朝

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
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
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

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

以至于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

赤或錢或布

如淳曰布于民間也

或刀

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于民

或龜貝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

孟康曰二十兩為鎰

為

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

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記集解卷三十